

# 上官雲珠失足恨

## 落花流水春去也

### ●杜雲之

#### 照相店西施想發展

漢代豪富石崇的寵妾綠珠，國色天香，艷名遠播，不幸就因她長得太美，遭到朝廷權貴的迫害，石崇富可敵國，也保護不了這個愛妾，結果綠珠跳樓自殺，結束了她的一生。

這是二十餘年前的悲劇，文人雅士對綠珠之死，寄予同情悲嘆的吟詠頗多。二十餘年後，另一顆「珠」也在不堪忍受政治迫害下，最後吐出一句憤懣的一句話說：「『無產階級專政』的一切『革命手段』，我都領教了！」學綠珠跳樓自殺，香消玉殞，遺恨春申。這是現代的悲劇。這位綠珠，就是中國電影界四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女明星上官雲珠。她在中共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被迫害至死！

上官雲珠，以演交際花、情婦等角色，煙塵媚行，在影壇上享有盛譽。她在民國三十七、八年時，走錯了一大步，不肯離開上海去香港。結果，犧牲了性命。

上官雲珠是她的藝名，真實姓名叫韋亞君，江蘇省江陰人，生長在江陰城東四十華里的長溼

鎮。鎮上有萬餘人口，在河北東街廟弄里西側，有家「韋全泰」的店舖，經營南貨和米糧，店內

第二進是織布作坊，生產手織的土布，這就是上官雲珠的老家。她生於民國九年，卻是「生不逢時」，因為在生前的一年，她的祖父去世了，三個兒子分家，上官雲珠的父親是老三，名韋省三，分到南貨店，但他不善於經商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後來將店舖出典給長兄，攜帶家小和盤店所得的銀洋，到上海去做證券交易的投機生意，結果是全軍盡墨，把財產虧蝕個淨光。窮得連生活都不易維持，只靠她母親織布勉強度日。

上官雲珠是她的母親第十一胎的嬰兒，從小就生得乖巧活潑。十五歲離開長溼鎮，出外讀書，進入蘇州東益女子中學，這時她認得了一個在這家中學教書的圖畫老師張大炎，十六歲就和老師談戀愛，而這段初戀是令她痛苦終生，不久就和張大炎同居，最後因懷孕而中途輟學，返回家鄉。張大炎也是長溼人，曾赴上海入劉海粟的上海美術專學西畫。是上官雲珠的哥哥小學時期的同學，經常來韋家玩耍，因此原是認得的。他們同居有了孩子，在民國二十五年夏季，就在長溼鎮

舉行婚禮。在婚後三個月，上官雲珠就生了一個兒子恬恬。

張大炎是她第一個丈夫，張家是長溼的富戶，思想守舊的婆婆，雖對這個奉兒女之命結婚的媳婦有些微詞，但新婦為張家生了一個傳宗接代，延續香煙的兒子，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講了。

然而好景不長，民國二十六年發生全面抗日戰爭，「八一三」滬戰爆發，國軍奮勇抵抗一陣後撤退。這年十一月，日軍飛機轟炸長溼，不久江蘇就失陷了。上官雲珠一家人逃難，逃到湖南長沙，又到廣州、香港，最後回到上海，住在國際勢力維持的上海租界中。

上官雲珠抱著不滿兩歲的孩子恬恬，和父母、丈夫到上海後，投奔在教書的哥哥和姐姐。但她的姐姐和哥哥是窮老師，陡增五口吃飯，縱有接濟之心，實無扶救之力。儘管大家省吃儉用，仍是入不敷出，眼見快要到質盡當光挨餓的危險時日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上官雲珠在報上看見一則招聘職員的小廣告，她喜出望外，懷著一些希望來到霞飛路巴黎大戲院旁邊弄堂裡的何氏照相館應徵

。儘管她容顏憔悴，衣飾不整，老闆何佐民在十多個應聘的婦女中，一眼就選中了她，聘為女職員。

上官雲珠於是每天到何氏照相館上班，替顧客開票和取相片。實際上是老闆把她當做「花瓶」，作為招徠顧客活招牌。而那個當時名韋亞君的女職員，稍加修飾打扮，馬上如一朵豔麗的奇葩，出現在何氏照相館內，吸引不少逐美的顧客上門拍照。和她「吃吃豆腐」（上海方言，即開聊耍戲），因此照相館的生意頓時熱鬧起來。

何氏照相館的老闆何佐民是電影界引退的攝影師，因此經常有些電影界的朋友上門聊天，或是拍幾張藝術照，使上官雲珠見到了不少電影明星，尤其是女明星們，她們的裝扮言談，強烈吸引著上官雲珠，鼓起她不甘後人，想向電影界求發展的心。

## 叩電影界銀色大門

她在新結識的電影界人士的鼓勵下，決心一試，就先進入「華光戲劇學校」就讀，學習戲劇知識和表演技術。那家「華光戲劇學校」設在四馬路世界書局側的弄堂內，校長孔另境，在文學界被戲稱是「魯迅的小舅子」，他拉了些文藝電影戲劇界的朋友，辦這所學校。因上海租界內十分繁榮，年輕人缺乏出路，心中苦悶，所以進入「華光」的學生不少，無不想乘機進入電影戲劇界工作。

上官雲珠生得年輕漂亮，在學校內相當受注意。她開始第一次登上舞台，在校內排演洪深編

劇的獨幕劇「米」，飾演一個小姑娘的角色。而和她同台合演的是今日在中國大陸電影界大名鼎鼎的導演謝晉。當時謝晉也在「華光」學戲劇，飾演汽車夫；而謝晉當時十六歲，是個中學生，比上官雲珠的歲數小了許多。

那時，她覺得在「華光」學戲劇，還不夠直接叩電影界的銀色大門，於是再投考入上海新華影業公司演員訓練班為學員，希望就此一登龍門。

果然，當電影明星的機會降臨到她的身上來了。有一天她在「新華」演員訓練班聽完名導演卜萬蒼的講課後，學員們放學回去時，卜萬蒼叫住了她，囑她不要心慌，到攝影棚去一次，有個拍片的機會等著她。

過去，上官雲珠也有這類似的經驗。「新華」公司拍片缺少臨時演員時，就召集學員去充數，美其名曰「實習」，多是演些丫鬟使女等龍套角色。電影公司辦演員訓練班的目的之一，除了想發現一兩個可造之材，培養自己的明星之外，就是在有一批配角和龍套演員可供使用。

上官雲珠以為又是去當使女梅香等角色，那知今夜有些特別，由著名的偵探片大導演，後來在台灣任「中影」第一任廠長的徐欣夫親自主持，連「新華」的老闆「影戲大王」張善琨也坐在一邊，猛抽雪茄，觀看上官雲珠拍戲。她開始有些緊張了，因看當時的情況，不是正式的拍片，而是在「試鏡」。這是每個新進明星必然經過的一關，要是「試鏡」之後，拍的片段影片放映給老闆和導演等觀看，認為滿意，決定由她演這角

色，那麼銀色大門就順利叩開了，將坐上電影明星的寶座。且凡是「試鏡」的決不是等閒小角色，必然是主演重要角色，所以今夜的場面，上官雲珠看在眼內，心中明白要緊緊抓住機會，平步青雲，變成一顆亮晶晶的明星。

上官雲珠經化妝之後，穿了古裝上場，在徐欣夫導演下，拍了幾個鏡頭，「試鏡」就結束。張善琨和徐欣夫的臉上現出滿意的笑容，他們和卜萬蒼低頭交換意見後，由卜萬蒼轉告上官雲珠，「新華」拍攝新片「王老虎搶親」，由她主演女主角王秀英，並為她取了個藝名「上官雲珠」，問她同意嗎？韋亞君樂在心裡，那有不同意的理，羞澀地點點頭。

## 要洗當年戲弄恥辱

她回家之後，興奮了一夜，難以入眠。第二天早上仍去何氏照相館上班，走過霞飛路國泰電影院門口的報攤，報販在大聲叫喊：「銀海出現一顆新明星上官雲珠！」「藝壇奇葩上官雲珠！」「傾國傾城新星上官雲珠！」韋亞君聽在耳朵內，真不相信自己一夜之間，已成了「電影明星」，震驚、喜悅和惶恐，在心中交集。她買了好多份報紙，上面大字標題，刊登上官雲珠躍登影壇，主演「王老虎搶親」的新聞，還有大幅她的照片。

這自然是張善琨的傑作。他要捧明星時，必先開動宣傳機器，在上海大小報紙和雜誌上，刊登新聞和照片，把新人捧上天，人人知道她的芳名，要一睹她主演的影片。當明星炒熱之後，主



①與上官雲珠合演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片中的影星舒綉文。  
②上官雲珠（右一）在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影片中的鏡頭之一。



演的影片就推出放映，大收旺台之效。當年陳雲裳等明星，就是這位「影戲大王」一手炮製，紅遍影壇的。看來他看中了韋亞君，又將她捧起來，成大明星了。

上官雲珠抑住了內心喜悅，仍去何氏照相館上班，何老闆和她的朋友都知道了這個消息，紛紛向她道賀，上官雲珠上銀幕當明星，似乎是鐵定的事了。

這事在她的家庭中，也掀起了很大的風波，她的弟弟和姐姐支持她拍電影，母親思想保守，不表同意。最反對的是丈夫張大炎，他感到妻子的能力比自己強，如果再步上銀色世界，預感她遲早會跟他離開，因此難以同意。

但她還不要高興得太早，當電影明星可不是那麼容易哩！過了幾天之後，她經過國泰電影院門口，報販對她露出奇異目光。有個報販塞給她一份報，指指上面的一段新聞，一言不發請她看。

她一看新聞標題：「上官雲珠是繡花枕頭一包草」，又說她「虛有其表」、「國語也說不來」、「在水銀燈下發抖」等等，把她批評得一文不值。說「新華」決定放棄她，「王老虎搶親」女主角換人。這真是晴天霹靂。上官雲珠的明星夢，粉碎得太快了。她抓住報紙，木雕泥塑的呆住了。好久好久才哭得很傷心的奔回家去。

「電影大王」張善琨要捧上官雲珠，怎麼突然變卦？這事另有內幕。原來「新華」擬拍「王老虎搶親」時，女主角王秀英內定黃耐霜，但她臨時「扭計」拿躑，拒絕演出。原是想增加片酬

，並不是真心不想演。張善琨一氣，就在訓練班中挑選上官雲珠，請徐欣夫替她試鏡，一面發動宣傳部人員，大發上官雲珠的新聞和照片，煞有介事的要捧她主演「王老虎搶親」。黃耐霜一看「苗頭」不對，口氣就軟化下來，又托人向張老闆疏通調解，張善琨見她讓步了，不提加片酬的事，乖乖的接了劇本拍片，也就放黃耐霜一馬，改變主意仍是請她主演。可憐上官雲珠被公司當做一只對付黃耐霜的「棋子」，要弄了一番，一場明星夢，只做了幾天，就此清醒過來。

當別人把公司內幕說給她聽後，氣得上官雲珠幾天沒有好好睡。但電影界一向是最現實的，紅的時候捧之如鳳凰，黑的當口什麼人都不會理睬。這場明星夢等於是替她上了一課，明瞭其中詭詐。

但對上官雲珠而言，這是最殘酷的戲弄，令她難堪氣憤。當她心情漸漸平定後，一咬牙齒，忍住了淚水，腳一跺道：「上官雲珠是吃定了這碗飯了！」

她決心走上這條銀色的道路，不管多麼艱辛和困難，她要奮鬥，開創影劇事業，以洗去當年被戲弄的恥辱！

可是一個年輕女子要在電影界開拓天地，並不是容易的事。當銀色的狹門擠不進去的時候，不得已改向話劇界發展，在舞台上創造知名度。

上官雲珠演「人之初」話劇，接著好艱難的在「玫瑰飄零」、「花月良宵」、「淚灑相思地」和「鴛鴦淚」四部影片中，擔任配角。戲並不多，亦不重要。但上官雲珠不計較，一步步的向上爬

，希望有朝一日，出人頭地。

### 邁洋狀元後向左轉

上官雲珠這時拍片不多，在舞台上也不受重視。要混出大名堂來，仍是相當困難。當她在進退兩難的時候，遇見了「洋狀元」姚克，她的生活和前途有了改變。

那時，她參加劇社演出「清宮怨」，姚克編劇，他是中國有名的劇人和戲劇作家。早年留學英美，對西方文學藝術深有研究，尤擅長英文，能以英文流利寫作，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，已負盛名。「清宮怨」在排演時，請著名的導演吳永剛擔任導演，電影明星舒適和慕容婉兒任男女主角光緒皇帝和珍妃。至於上官雲珠呢？她很可憐的演一個宮女，跟在主角的後面，一句對白也沒有，是個龍套角色。

姚克當時正值盛年，一表才華，在交際場所內很得仕女們的青睞。他時常來劇社參觀「清宮怨」的排戲，就此認得了上官雲珠。被她吸引住了，一顰一笑，顧盼生輝。兩個人從此成了朋友。

上官雲珠有一顆向上爬的虛榮心，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，和姚克日漸親近。何況姚克的社會地位，才華出眾，和瀟灑舉止，學者談吐，都令她神往，羨慕和傾倒。這些都不是從她丈夫張大炎身上能見到的。

「清宮怨」上演後，上官雲珠和姚克之間有了進一步的交往，引起社會上一些議論，傳到張大炎的耳朵內，迅速的加深了他們夫妻之間的裂

痕。

張大炎是安於現狀的男人，只想有個年輕漂亮太太終日守候在身邊，過安靜的小康生活。

現在上官雲珠拍電影，又演話劇，日夜忙碌，名氣一天天的響亮起來。又結交上二位社會名流的朋友，他氣惱、驚恐、妒嫉和懷疑。在家裡喝悶酒發邪風之餘，報復性也和女同事相纏，這樣使他們的離婚已是不可避免。

可是，上官雲珠和姚克之間還有另一個障礙，就是姚克是有婦之夫，他娶了一位英國籍的太太。但問題不久就解決，是因太平洋戰爭爆發，英國太太攜了他所生的子女，和姚克分手，遣送返英。

在民國三十一年底，姚克和上官雲珠生活在一起。他們的生活是和諧、幸福和美滿的，是上官雲珠前後四次婚姻生活中最好的一次，令她一生難以忘懷。不久，她生下了一個女兒姚姚，是姚克的骨肉。

在姚克的支持下，上官雲珠在舞台上相當活躍，參加上海影人劇團到華北去巡迴演出。回來後又加入苦幹劇團，那時她不再是演跑龍套的角色；而能演主角或戲份較重的配角。好像演出「清宮怨」時，也能演珍妃了。

當她在華北巡迴演出時，有位北方劇社的社長程述堯，看過上官雲珠演的「清宮怨」中的珍妃，大為欣賞。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後來程述堯參加抗戰勝利後的清華影業公司，在北平拍攝「群魔」，和上官雲珠再度見面，經過一番追求，成為她的第三任丈夫。

## 留下不能平復創傷

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上官雲珠這時正在天津演戲，她急著想回上海，和姚克等家人重聚。但當時交通不方便，直到第二年的春天，才回上海。那知道她和姚克之間婚姻，就在這分離期間觸礁。雙方感情平靜下來後，進行一次談判，同意分手。女兒姚姚歸上官撫養。她的第二次婚姻就此結束。

抗戰勝利後的上海，話劇一度相當風行。除了原在上海的劇人外，自大後方復員回來的劇人，也參加了演出工作。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，在上海租界內演劇的「上海劇藝社」解散，後來又遷重慶復社，勝利後再在上海恢復，上官雲珠應邀參加，成為該社基本演員。演出第一個戲是「孔雀膽」，飾演公主阿蓋。

「孔雀膽」本來由路明飾演公主阿蓋，後因病不能登台，由上官雲珠頂替演出。值得一提的男主角賀路，飾演段工。他和上官雲珠同台因此相識。賀路成為她第四個，也是最後一個丈夫。

賀路是江西人，比上官雲珠長六歲，在讀中學時迷上了戲劇，參加劇團演戲，開始他不盡如意的影劇生涯。抗戰軍興時，他參加上海戲劇救亡演出隊第二隊，跟金山、王鶯等一起，自上海出發，輾轉於江蘇、安徽、湖南、廣東、香港等地。民國三十年到達重慶，參加中國藝術劇社，抗戰勝利後返上海，在上海劇藝社遇見上官雲珠。但在演完「孔雀膽」，他們就分手。直到上海陷共之後，賀路到上海，仍沒有娶妻成家，經常

出入上官雲珠住的永康路的家裡，成為她的許多追求者中最有耐性的一個。

抗戰勝利後的上海電影界，出現中共暗中支持的崑崙影片公司，在電影界大搞統戰。拍攝瓦解民心士氣的電影，如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、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、「萬家燈火」、「麗人行」、「麻雀和烏鴉」等有毒害的影片。這時，經常出入上官雲珠家裡的是藍馬。藍馬參加崑崙影片公司，又介紹上官雲珠加盟。從此，她給那些左派影人所包圍，不知不覺的向左轉。

藍馬不姓藍，也不姓馬，真實姓名是董世雄，民國四年生於北平。從小就喜歡京戲，十六歲登台演戲，民國二十三年唐槐秋在中國旅行劇團在北平演出，藍馬參加「中旅」，從此走上職業演劇的道路。抗戰時期中到大後方演劇，又赴南洋宣傳抗日。在重慶時期，和謝添、沈揚、黃宗江三人，合稱「四大名丑」。他和上官雲珠首次合作拍攝的影片，是「中電」的「天堂春夢」。

在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中，上官雲珠演交際花何文艷，戲不多，算不上十分重要的角色。後來她在文華影業公司「太太萬歲」中演情婦，演來矯治驕橫，觀眾稱絕。至今老影迷還能回憶她精湛的演技。

以後，她在崑崙影業公司拍攝「萬家燈火」、「麗人行」、「希望在人間」等片。上官雲珠在個人奮鬥的路途上，艱難的跋涉著，這條路上荆棘叢生，危機四伏，遍佈泥潭和陷阱，她一掬血，一把淚的走過去了。心靈上留下多少永遠不能平復的創傷。

上官雲珠豪爽好客，她的家成為影劇界朋友聚會的文藝沙龍，大家來串門子，談天說地，有時搓麻將，打橋牌。這些朋友中，造訪最頻繁的是藍馬，為了解決單身漢的吃飯問題，他就包飯在上官雲珠的家。在電影圈內都傳說他們是戀著，可是一直沒有結婚或同居的消息。

除了藍馬，還有二個人是賀路，他是個悄悄的追求者，他訪問上官雲珠的家，次數不算少，每次只要有第三者在場，他就悄悄坐在二旁，很少言談說笑，可說是二個羞答答的戀人。

民國三十六年秋天，上官家來了一個西裝革履，風度翩翩的中年男人，自我介紹是清華影業公司的劇務主任，請上官雲珠主演一部影片。這個中年男人即是程述堯。過去在北方看過上官雲珠演舞台劇「清宮怨」，大為激賞，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請上官雲珠飾演「群魔」中妓女小白菜。因這段機緣，程述堯成了繼藍馬、賀路之後，第三個追求者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，中國大陸的局勢已很緊張，姚克從香港突然回上海來，勸上官雲珠帶了女兒姚姚，跟他一起離開上海，轉赴美國定居。但是上官雲珠這時已被左派影人所包圍，竟拒絕此建議，決定留在上海不走，姚克只好失望的獨自走了。這錯誤的決定，使她以後陷入水深火熱，萬劫不復的赤色煉獄中，真是一失足，成千古恨。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，上海終於陷共。上官雲珠在這陣子所謂「解放蜜月」中，表現得很「前進」。她的三個追求者之中，影劇界朋友的心目下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，藍馬始終是

排名第一位。因為在不到三年時間中，他和上官雲珠合作拍攝了六部影片，且他又是在上官家中包飯受特殊待遇者。賀路是離開了上海，程述堯擔任上海蘭心大戲院第一副經理，而脫離了電影界。那麼藍馬獨占鰲頭的時刻，應該來到了。可是事情變化又出人意，當藍馬和上官雲珠在排戲的時候，看來形影不離，親熱得很。但站在舞台側幕邊為上官執大衣的，卻是程述堯，不是藍馬！人們為之大為驚訝！

### 形孤影單心緒壞極

由於藍馬的粗心和遲疑，漫不經心和過於自信，他一再，再而三失去了主動的求婚機會。給精明幹練的程述堯，以殷勤和熱情，很快的取得了攻勢的主動。

程述堯是山東濟南人，受過良好的教育，畢業於燕京大學，自少培養得談吐文雅，風度瀟灑，加之他天生的英俊面孔和健美身材，對異性是有吸引力的。過去曾和黃宗英結婚，但在拍「群魔」時離婚，後來黃宗英嫁給了趙丹。

程述堯的愛情攻勢，是採用迂迴戰略，先向上官雲珠的愛女姚姚入手，取得好感和歡心，使他們之間建立起親如父女的關係，這使上官雲珠感到，嫁給他不會發生女兒不歡迎繼父的困擾。這使他在追求上得到優勢，使他們之間的感情一步步的加深。

有一天，當藍馬發覺個中微妙，惜為時已晚，程述堯和上官雲珠已發展到水到渠成的地步。他只有帶著心靈的創痛和滿腹惆悵，悄悄退出愛

情的角逐場。程述堯以勝利者的姿態，和上官雲珠結婚，藍馬失望的離開上海。

婚後第二年五月，上官雲珠生產一子，取名程彭，小名燈燈。可是事情總是那麼不能永遠盡如人意，他們的安適靜謐的生活僅僅維持了二年，便突然因中共進行「三反」運動而破碎。

民國四十一年春天，當「三反」進入高潮之際，有人揭發蘭心大戲院程述堯「貪污」。指他侵占公款，要查他的賬。接著是隔離審查（就是監禁），不多久便定為「貪污份子」，解除戲院副經理的職務，留原單位監督改造。

這件「貪污案」起因在民國三十八年的夏季，影劇界人士舉辦遊藝會的義賣救災活動，一向被認為有「總務才能」的程述堯，被指派管理錢款，賬目。義賣的物品多是商店工廠捐獻的壓倉物品，種類繁多，價格不一，加上人多手雜，頭緒繁多，每天義賣結束時交來的錢款，當面點清後，立即存入銀行，沒有明細賬目。「三反」開始後，有人對義賣的錢款提出懷疑，中共決定檢查當時明細賬目，找程述堯。他不明個中關係，胡亂的編了一個賬目，應付審查。可是一經追問，破綻百出，毛病越來越大了。程述堯有山東人的執拗脾氣，認為拿出幾百元了事算了，於是在共幹的壓迫追問下，承認了侵佔義賣的錢款，並立即退賠「贓款」。誰知事情並不那麼簡單，這件事當做「三反」的「收穫」之一，程述堯被套上貪污分子的帽子，做了反面教育的材料，強迫改造。他在影劇界的前途，也就此完了。

這件事對上官雲珠是個沉重的打擊，她的自



尊心和虛榮心，大大受到傷害。她生來爭強好勝，不甘居人之後。現在卻遇到丈夫出了大紕漏，害得她抬不起頭來。尤其在赴北平參加電影界會議上，別人談笑自若，歡聚一堂，唯有上官雲珠常冷落的躲在一邊，不聲不響的不和人造談。以致形孤影單，心緒壞到極點。

這時最後一個追求者賀路又出現了，帶著關懷和撫慰，開始出現在她的身邊。賀路是最癡情的追求者，他自知才識和名氣，不能和另一個競爭者匹敵，因此把愛深深藏在心底，從沒有，也從未想向上官雲珠披露。他的這番關懷和撫慰，使上官雲珠迷惑，兩人在北平竟有了超友誼的關係。

她自北平回來，程述堯見她沉默寡言，有了心事，就提出疑問，上官雲珠不否認，原原本本講出賀路介入他們之間，向程述堯表示，以後不再和賀路往來。可是人的感情是脆弱的，不久就忘了這句話，又去賀路的住所秘密赴約。那知程述堯在暗中跟蹤，突然的出現在她的面前，一切都不必說了，擺在她面前的祇有一條路可走，就是「離婚」！

沒有吵鬧，叫罵和爭執，平平靜靜地進行離婚。女兒姚歸上官帶領，上官的長子張其堅搬到就讀的中學宿舍去，小兒子燈燈則歸程述堯撫養。上官雲珠另外在衡山路集雅公寓調換到一間套房，和賀路組成新家庭。

如果用好萊塢目光看電影明星的婚變，因尊重私生活，認為祇是他們更換伴侶，不足為奇，最多在報紙上刊登幾條花邊新聞，讀者在酒後茶

餘作為談話材料而已！可是，在赤色中國大陸卻不一樣，人民沒有自由，中共管頭管足，什麼事情都要干涉。上官雲珠的第三次婚變，因此付出了重大的代價，中共認為她「生活作風有問題」，處分她五年內不准上銀幕拍片，以懲罰上官雲珠「朝秦暮楚」和「生活浪漫」。試想：一個女明星的青春有限，是很珍貴的。沒有多少年即「落花流水春去也」。處分她五年不准拍片，對上官雲珠是多麼慘重的打擊！但她無話可說，咬緊牙關忍住認命了！同時她還得付出另一代價，她幾乎失去所有的親屬的寬容和諒解。尤其她的長姊堅決反對她離婚和再嫁給賀路，罵她水性楊花，喜新厭舊，聲言斷絕姊妹關係。因此有一段時間，姊妹間不相往來，後來雖漸漸地恢復情誼，但長姊仍不理睬賀路，見面時躲開他，認為賀路沒有才能，膽小自私，一無長處。

### 遭到中共冷凍多年

中共「冷凍」上官雲珠，真令她開得發慌。那時，電影界也有些人同情她，但無法改變這項處分，再請她拍片。如此過了幾年，導演白沉拍「南島風雲」，其中一個女游擊隊員的角色，認為上官雲珠很合適，就向「上製」力爭，堅持要請她主演。結果，上官雲珠總算是解凍了！以後又繼續拍了幾部影片。

上官雲珠的解凍，另一個原因，她搭上了毛澤東的關係。老毛到上海來，住在特級賓館中，召上官雲珠去吃飯一同裸泳。老毛喜歡她，認為是江南第一美人。上官更曲意承歡，裸泳時緊抱

住毛澤東的下體，大叫：「主席真偉大！」老毛和上官有了一手，他人對之另眼相看。賀路只好閉上眼睛不見為淨，江青為之氣煞。伏下日後上官的殺機。

可是，就因白沉起用上官雲珠，且「南島風雲」得了獎，引起不少人妒忌，種下了禍根！當中共捲起清算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」的煞風時，白沉被點名批判，指他是「右派份子」。在批判大會上，攻擊白沉的共幹發言，指他不

服從中共領導，在拍片時不用中共培養出來的青年演員，專門重用「從舊社會來的資產階級明星」。這罪狀牽涉到上官雲珠，因她是被「冷凍」的「資產階級明星」，白沉力爭下才重出拍片。上官雲珠心情沉重，明瞭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電影界人士，動輒得咎，想平安的過日子，可真難哩！但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，卻是一步緊一步，從來不放鬆。尤其是「舊社會」中過來的，更是逼得緊。他們有一狠毒的招數，就是下放勞動改造，讓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，到農村和工廠中去當苦工，疲累至死！

### 苦工做得變了人形

民國四十七年新年剛過去，上官雲珠和另一個著名的女明星王丹鳳，遭到勞改的厄運，下放到上海市北郊新橋鄉，和當地農民實行「三同」。即是同住、同吃、同勞動。試想：她們怎麼受得了吃這苦？但不管受不受得了，非得幹下去。六個月後，她們又調到閔行電機廠勞動改造，吃工人食堂，住集體宿舍，過工蟻般的生活。整整

的一年，苦工做得變了人形。

經過這番所謂「反右」鬥爭，上官雲珠徹底明白過來。像她這種從「舊社會的汙濁水中滾爬過來的人」，生活在赤色中國的社會中，永遠被認為是「罪惡」！不管如何逆來順受，如何對中共交心忠誠，但在政治上是永遠不會被信任的。中共祇是因統戰的需要，利用這些「舊社會」過來的人，最後還是消滅他們！

上官雲珠醒悟時，已太晚了，她陷在赤色中國的深淵中，已難脫身。午夜夢迴，想起在香港的姚克，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真是感歎萬端！

她對中共絕望，祇好退而求其次，希望在電影裡「滾」，即是多拍幾部影片。但這願望也難實現。在中共突出政治的年代中，給她很少機會在銀幕上露臉，且演的都是不重要的角色，戲極少，祇有幾個鏡頭就完了。如民國四十七年，她只拍「香飄萬里」中演一個小角色，民國四十八年在「今天我休息」中，飾僅有兩個鏡頭的兒科主任。在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」中跑龍套，一句對白都沒有。總之，中共有意把這些「舊社會」中過來的明星，冷落一邊。上官雲珠心中失望，但不能表示出來。還要寫文章說「高興」，歌頌一番，取悅管制電影的共幹！其內心痛苦，可想而知！她又演了「枯木逢春」和「早春二月」，戲仍是很少，但她盡力演好，對銀幕上給觀眾的印象，很是深刻。民國五十三年，上官雲珠演「舞台姊妹」和「血碑」，這時中國大陸的政治氣候越變越惡劣，清算鬥爭的運動，接連而來。「舞台姊妹」被批判為「美化三十年代文藝黑線」，

「血碑」被禁映，「早春二月」也被公開點名批判。而上官雲珠的銀色生命，到「血碑」終止，不再拍電影。同時，赤色狂徒的「文化大革命」的風暴，正在醞釀中，已到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情況了。中共仍舊不放過上官雲珠，民國五十四年，她和第四任丈夫賀路，一同參加所謂「社會主義路線教育工作隊」，搞「四清」運動，再度下放到農村的「人民公社」去勞改。賀路去上海市郊的川沙縣，上官雲珠去江西農村。這四清工作隊的生活緊張而又清苦，他們不但跟農民「三同」，同吃同住同勞動，且規定「五不吃」，即大米不吃，白麵不吃，魚肉蛋不吃；有的工作隊更規定豆腐和粉條也不准吃。白天跟農民一起出工勞動，晚上「扎根串連」或開會。一熬就是大半夜，天天如此，就是身強力壯的年輕小伙子，時間長了也吃不消。

上官雲珠在江西農村中不久就感到體虛氣短，身體不適，晚上睡眠經常咳嗽，身體消瘦下來。她仍是不獲休息，不給看醫生的硬撐下去。後來又吐血，咳嗽時痰裡帶血絲。她直接到民國五十五年春節，才返上海。結果上華山醫院檢查，除了有嚴重的氣管炎外，又發現左側乳房有明顯的腫塊，醫師懷疑她患乳腺癌，當即決定住院觀察，等待確診。在川沙的賀路接到電話，說上官雲珠確診是乳腺癌要開刀，他趕返上海到醫院去，上官雲珠已進手術室三小時，幸手術還算順利，切去了一側乳房和胸大肌，忍受很大的痛苦，但恢復得尚迅速，一個月後便能獨立下床活動了。三個月後，當上官雲珠想出院回家休養時，真

是禍不單行，突然暴發腦微血管滲血，又使她進行第二次手術，在腦顱骨打開後，醫生小心翼翼的取出一枚豆粒大的血塊，樂觀地說：上官雲珠仍可上銀幕拍片。

但手術之後，她失去了記憶力，什麼都不記得，也不會說話認字，更不認得人，變成了一個癡呆人。她的姐姐買來看圖識字片，教她認字，幫助她恢復記憶，她學得很努力，又三個月後，記憶力大有進步，已能說話和認得人了。

在赤色中國大陸的人民危難，一波又一波，可說是永遠沒有完了的。當上官雲珠病況有轉機之際，更大的災難發生了。即是毛澤東所發動瘋狂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如火如荼在中國大陸展開，這陣煞風颳進了醫院，好些醫生被打成「反動權威」，或是「牛鬼蛇神」。救死醫病的診所和病房，變成了「革命大批判」的戰場。醫院業務完全停頓，上官雲珠不得不提前出院回家。

### 還是早點離開的好

「文革」的瘋狂時期，家也不是安樂窩，避風港。那些手臂纏紅布條的「紅衛兵」，並沒有因上官雲珠做過兩次大手術，是從死神那裡逃出來的重病患者而放過。抄家、批鬥、坐「牛棚」、寫交代材料等等政治迫害，無情的粗暴的折磨，所謂「無產階級專政」的一切「革命手段」，都加在這個可憐的弱女人身上。

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中的一天，上官雲珠家裡突然闖進幾個紅袖章的大漢，把她從床上粗暴的拉起來，叫她馬上到廠內交代問題，不由分說的



強架了就走。一進「上製」廠門，迎面便是一條墨汁淋漓的一標語：「黑幫份子上官雲珠必須徹底交代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！」於是，那些「紅衛兵」就對她迫供審問。「文革」中流行的口號是「文攻武衛」。那些造反派對所謂「黑幫份子」，即是善良的人，即用文攻「觸及」靈魂，又用武鬥「觸及」皮肉。上官雲珠身患重病，也無法倖免。賀路當每次上官雲珠被如狼似虎的戰鬥隊員抓去，「觸及靈魂和肉體」回來，在她身上總是能找到新的傷痕！「文革」風暴越演越烈，上官雲珠的家無數次的被搜查，在一陣狂亂敲門聲後，闖進的暴徒聲稱搜查「黑材料」，便翻箱倒篋的抄家。上官雲珠氣得渾身發抖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後來三天兩日就有人來抄，她從憤慨變成恐懼，一聽敲門聲就發抖。而這種抄家的人分做三種：第一種是什麼「戰鬥隊」，主要是在抄材料。第二種是來撈點外快，發洋財的。要金筆、手電筒、自行車、錢等等，什麼東西都抄走，納入私囊，行為簡直如強盜。第三種是想來看看上官雲珠的尊容，是來看稀奇，看新鮮的。如此頻繁的抄家，後來是不鎖門了，省得他們把門撞得砰砰碰碰，嚇得上官雲珠心驚肉跳。

而在「文革」一開始，已長大了的女兒姚姚，和上官雲珠感情不深，便很少回家來。運動發展到「黑五類」的子女起來「革命」，跟家庭和父母劃清界限時，姚姚在電影廠貼出「大字報」，和上官雲珠劃清界線。從此直到上官雲珠死亡，她也沒有再回家。（後來，在民國六十七年，上官雲珠獲得「平反」的追悼會上，姚姚不出席。

直到姚姚三十二歲時，由於精神上深受刺激，神情恍惚，不幸死於車禍，被撞死在上海靜安寺路美琪戲院附近）。災難並不終止，繼續在打擊上官雲珠。又過了不久，上海的「文匯報」上刊出一篇「演劇隊就是國民黨的別動隊」的文章。這下子曾在抗戰時參加抗日救亡演劇隊的賀路，也成了「反革命份子」，進入「牛棚」禁閉。如此服侍和保護上官雲珠的工作，就落在她的長姊韋月侶和保母陶水妹肩上。韋月侶是繼續教上官識字，並為她寫各種「交代材料」。

「紅衛兵」繼續闖入上官雲珠的家，把病在床上的她拉起來，左右開弓打耳光，拉她進入「牛棚」，早上去，晚上回來。暴徒單獨提審，逼她交代材料。凡是電影廠內批鬥「走資派」、「反動權威」時，都拉上官雲珠去陪鬥、掛黑牌子、坐「噴氣式」，樣樣都有她的分。還勒令她不准和別人講逼她交代的問題和內容，不准說在審問時挨打。以致她嚇怕了，不論受什麼折磨，她都不敢跟人傾訴，回家也不敢說。只見她嘴角邊時常殘留血跡，和身上新添不少傷痕。

上官雲珠不斷的被抓去單獨審問，有時提審時間很長，幾乎是一整天。她雖然緊閉嘴巴不說，但逼問的內容，要她交代的事，據說是她和姚克之間的往事。在「文革」開始時，「四人幫」的打手戚本禹發表一篇文章「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？」清算香港華華影業公司李祖永拍攝的「清宮秘史」。這部影片編劇是姚克，因此姚克變成了「反動文人」、「文化特務」。上官雲珠嫁給姚克，就是和姚克勾結，進行所謂「反共反人

民反社會主義的活動」，這樣羅織的罪名，把上官雲珠整得死去活來。另一個逼她要交代的事，就是她和老毛的親密關係。上官知道事情嚴重絕對不能透露半個字，否則「侮辱毛主席」的罪名，她擔當不起，但不說，便不能過關。她想明白了，是江青要她死！

和她一同關在「牛棚」中的，還有黃宗英、王丹鳳、白穆等人。黃宗英見上官雲珠臉色灰白如紙灰，閉嘴什麼也不說，呆呆地好像失去了聽覺。她每次提審，均遭野蠻的毒打，以致渾身是傷，她開刀後的縫合處，也裂開流血，使舊病復發，快支持不下去了。到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上官雲珠回家，賀路也從「牛棚」中放回來，見了她一陣寒慄，忙替妻子用溫水和棉花擦拭傷痕血跡。但她還要請賀路代寫「交代材料」，明天還得去挨鬥。這是受不完的無盡的苦難呀！

當天晚上，賀路也累得要死，迷迷糊糊的睡著了。上官雲珠慢慢地地下床，這時是二十二日凌晨三時，她從窗口跳下去，跌在樓前水泥地上，就這樣靜悄悄地死了！結束了她苦難的下半生！

十年「文革」過去後，到民國六十七年，中共又替上官雲珠「平反」，把殘酷迫害的責任，全推在「四人幫」頭上，開追悼會，過去誣陷不實之詞，予以昭雪。上個月，筆者在加拿大遇見一位香港來的電影明星，聊起上官雲珠的悲劇。她說：「不管中共如何哄騙香港人，什麼一國兩制，五十年不變等等，我都不相信。因為過去的事情，太可怕了！還是早些離開香港的好。因為我不想遭受如上官雲珠那樣的下場！」